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一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

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
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
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
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
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
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
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

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

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
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
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
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
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
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是不分兵扼之
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
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

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

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

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
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
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
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
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
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
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
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

召史官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
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
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
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
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
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
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

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為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
以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
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為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
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
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
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
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為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

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於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為効節軍使遷長劒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為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

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於河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

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於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

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
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
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
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
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
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
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
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

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

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顯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

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
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
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
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
武勝即拜從阮子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
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
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卷五十

五代史卷五十考證

上峻傳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
減唐殺延朗○監本延朗下脫延朗二字減唐下行
而字空一字今從南本增定

五代史卷五十考證

謹案卷五十第六頁後三行被甲枕戈刊本戈訛

戈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曹 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三

一至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二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一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九

宋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

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明宗
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
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
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
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
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
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

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

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
倔强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
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
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
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
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
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

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

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
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
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
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
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
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
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

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
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
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
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
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
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
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

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
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
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揚劉者甚盛未可
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
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
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
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
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
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
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
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
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
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
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

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終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柰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彛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彛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

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彘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彘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

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
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
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
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
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
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
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
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

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

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
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
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
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
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
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
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

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齋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
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
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
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
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
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
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

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
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
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
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
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
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
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
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

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勲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

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初祕璦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璦而取之而終以
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
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
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
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
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
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

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

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為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

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
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
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
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
其弟延濬延哀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
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
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
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

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致富貴而見唐廢帝晉

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契丹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自

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

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孰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

據汾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
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
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
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
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
喪身敵境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
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
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

世與敵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播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

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
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
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
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
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
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
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
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

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
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
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
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
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
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

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

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從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

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

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喻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扎拉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扎拉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扎拉等皆契丹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扎拉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

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悵悵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媿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

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勲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

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
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
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
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
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
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

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
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
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
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
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
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
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
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

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湏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

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

皆光遠為之也

五代史卷五十一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上書○丞閣本訛承今改正

安從進傳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

○臣文清按張昭閔帝實錄云帝令從進殺贇與此

小異

五代史卷五十一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三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
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
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
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
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
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
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
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
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
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
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

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兵騎
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
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
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
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
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
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歛其民戶口彫弊又懼
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

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
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
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
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爨剝
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
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强契丹寇鎮
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

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
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
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
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
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
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敵諸將愕然
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
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

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敵帳中為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

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
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
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
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
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
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
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
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

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
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
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
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璿弘璣尸
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湏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
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
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境守

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
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
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
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
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
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
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
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

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黥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境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泰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

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
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
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
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
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
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
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

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强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

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

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

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

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艴然而怒

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

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

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

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

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
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
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
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
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常會將吏大
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
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
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

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
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
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
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
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
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
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

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
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
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
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
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
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
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
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

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
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
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
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
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
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敵乘上風而吾居
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藥
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

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
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
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
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境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
至言敵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為前鋒
至中渡橋已為敵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敵小

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敵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

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

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
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
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
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
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
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
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
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

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刼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勲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刼掠怒鎖之高勲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勲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縲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勲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鬻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敵亦未必不亡然開邊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至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脣其肉剔其髓而食之瘡裂蹈踐斯湏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

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卷五十二

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杜重威傳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燕兵千
五百人一本作燕京兵五百人

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四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

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年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

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
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
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
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
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
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
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

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卽以趙暉

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璵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

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卽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

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
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
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
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
等是時候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
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柰何彥卿曰事
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
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

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

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
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
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
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
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
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
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
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

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

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
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
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
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
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
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
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
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

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

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
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
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
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
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
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
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

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
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
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
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
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
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
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爲周兵
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

揮使曹英容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得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

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

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歛在鎮嘗置庫質錢有
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
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卽勝于市
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
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
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
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
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

投井死其子繼勲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
監

五代史卷五十三

謹案卷五十三第三頁前四行景崇以為然刊本

崇訛從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 灝